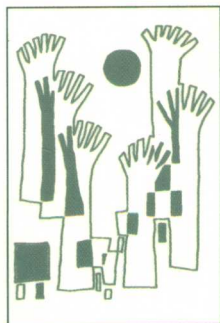


实证与诗性

于启宏〇著



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中的
自然主义

Science and Poetry
Naturalism in the 20th
Literature of China

实证与诗性

Science and Poetry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

Naturalism in
the 20th

Literature of China



于启宏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证与诗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于启宏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
ISBN 7-80190-660-8

I. 实... II. 于...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2259号

实证与诗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

著 者 / 于启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策划编辑 / 武 云 (wuyunsky@sohu.com)

(010) 65281160

文稿编辑 / 刘 娃 鲁 妍

责任校对 / 潇 昀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艺苑印刷厂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开

印 张 / 10 字数 / 216千字

版 次 / 2005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660-8/I·008

定 价 / 2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刘锡庆

“新时期”以降，研究当代文学的思潮或现象——特别是小说——的学者、评论家们，想要给这些小说准确地命名，也就是说给它们戴上一顶很合尺寸的“帽子”，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

众所周知，“新时期文学”最早的所谓“伤痕小说”，就是借用卢新华的一个短篇《伤痕》来为那些表现“文革”浩劫带给人们心灵创伤的悲剧性小说命名的。什么叫“伤痕小说”呀？回头去看，这种完全以小说题材或内容特点去给某类作品戴“帽子”的做法，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颇为可笑。接着，“反思”、“改革”、“寻根”等小说名目相继问世，其命名办法和这类似——也是以这种“题材归类”的惯性思维去给这些作品“定性正名”。除此之外，真的没有揭示出这类小说任何更为本质性的东西。

这就说明：要给一种新写法、新现象的小说戴顶合适“帽子”，确实不易。

事情发展到这里，还不打紧。到了王蒙一气儿抛出由人物内心“端点放射，四面开花”的《布礼》、《夜的眼》、《春之声》、

《风筝飘带》等七篇“集束手榴弹”时，文学界遭遇到了为这类“十七年期间”从所未见的新小说准确命名的惶惑不安和手忙脚乱！一开始，计某等人跳出来嚷嚷“看不懂”；而评论家阎纲则果断声言：“小说出现了新写法！”至于这“新写法”新在何处，如何称谓，那看法可就“热闹”了：有说叫“意识流小说”的；有说这不妥，只能叫做“东方意识流”（即“穿马褂的意识流”）的；有说应该叫“心理分析小说”的；也有说可以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至于到底该如何“正名”才好，到现在也其说不一。说真的，这一回还不算真的尴尬，而只是场“闹剧”而已。因为，后来才搞清：“五四时期”弗洛伊德的理论和作品在我国已有所译介；且施蛰存、穆时英等也有作品在先——只是我们此后“闭关锁国”的时间过长，大家都多少有点无知而已。

真正的尴尬或麻烦，我认为是接踵而来的诸如《烦恼人生》（池莉），《风景》（方方），《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刘震云），特别是王安忆、苏童、莫言、刘恒这一批反映“现实”、回到“故事”、写法“似曾相识”又“跑调走味”的众多小说——这种不同于旧有小说写法而采用了新写法的作品一问世，就很快轰动文坛：众多读者反响热烈；多数评论家却狐疑难断；朝野上下往往会掀起轩然大波！

为什么？就因为它偏离、冒犯了根深蒂固、历来正宗、无比神圣的现实主义！

作为一个教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师，这些作品的发表都是我所亲历亲见的；问世以后文坛的争鸣今天回忆起来也恍若昨日，但我自始至终竟未发一言。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理不清头绪，想不明白个中究竟。按说，像我们这一代人，对文学上的现实主

义还是应该较为熟悉的——因为至少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现实主义就取得了中国主流文学的显赫地位；建国后更成了惟一受宠的强势文学。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这辈人了解现实主义几乎是以对其他种种“流派”的一律无知或少知为其沉重代价的！现在，我们眼里的“现实主义小说”竟然变成了这样，使人不禁要问：这还是那个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吗？这还能再叫现实主义吗？

拿不准、说不清，只好沉默了。

自己沉默、沉思着。别人呢？

当时，还记得评论界大体上对这些作品提出了这样几点疑意，认为它：

第一，违背了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现实主义文学理应直面现实，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或描绘出生活的本来面貌，展现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点或发展方向，以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生活，促进社会生活更好地发展前进。而这些小说，却只是写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追求所谓写出平民生活的“原汁原味”，亦即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表面现象”，因而未能全面地，特别是本质、能动地反映生活，是有悖于现实主义的基本（或根本）精神的。

第二，背弃了题材、人物等典型化的原则。这些小说所写的事件都是些鸡毛蒜皮；所写的人物都是些芸芸众生——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现实主义创作中最重要的典型化原则，不再像恩格斯所特意强调的那样：“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应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他们所写的那些庸碌无为、猥琐不堪的小人物（作品主人公），净是些终日只会围着吃喝拉撒睡打转儿的凡夫俗

子，他们不再是时代英雄，也不再是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

第三，它不再给人以理想的照耀。虽然最早的批判现实主义只列“方程式”而不直接写出结论，但其倾向性与作者们的爱憎还是很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更不用说了，它十分强调正确而先进的革命理想的指引与照耀；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所谓“二革结合”的创作方法，更把共产主义理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呢？大都处身底层，卑微无闻，胸无壮志，只知务实，这样反贵族化、反崇高化的小人物，是不能给读者以理想的鼓舞和正面的引导的。

无需再多列举、征引了。这些小说的确不像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那种现实主义。

当然，那些评论家们也觉出了“不像”——于是他们为其命名曰：“新写实”小说。“新”，是对着过去的“旧”说的；“现实主义”，过去也称为“写实主义”。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但，这个问题真的就这么轻易地解决了吗？

那么请问：这顶“帽子”戴得究竟是对不对，好不好呢？

不仅是我，我想恐怕还有许多人对此都采取了存疑的态度。

这样，一直到了于启宏博士进行论文答辩的时候，我作为答辩委员之一，通读了他的这篇论文并受到了极大启示。我认为：

他采用了新的思维、新的视点，去重新关照、阐发，即重新解读这一批（或这一类）小说，把它纳入了“自然主义”小说的范畴，这是很具眼力，很有胆识，很见新意的！

在答辩的时候，有的答辩委员也提出了不少质疑的问题，他也做了相应的回答；而我是对他的论文给予较高评价的一个。

我总以为：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搅得很乱，它已成了一个能装

所有东西的“大筐”，想理清它已实属不易，故再戴这个“帽子”宜格外慎重；再说，现在中国本土的创作，已和世界文学的种种思潮、流派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关系亦纠结不清，许多作品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都不再单纯；而所谓研究，总要占有充分材料，分析综合梳理，引出固有结论，周严说理论证，以符合规律，揭示真理，勇于出新。

于启宏博士的这篇博士论文，弃旧出新，广征博引，周严论述，予以实证，发人所未发，成一家之言，我以为是很值得大家认真一读的。

这次他的大作能在修改充实后以《实证与诗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正式出版，不仅他十分欣喜，我也极为高兴！这样，他的成果就可以走向更多的读者；他自己也可以收到更多读者批评的反馈——作为学人，这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付梓之际，他托我做序，我想了想，还是愉快地应承了。老师嘛，学生的事儿什么时候也是重要的。是为序。

2005年2月26日于北师大珠海分校文学院

Abstracts

The naturalism in the 20 th literature of China which is here defined as “writings based on imagination, as well as on science and facts”, is an tide of literature occuring in middle 1980’and 1990’and appearing as realism by a few young Chinese writers,. At the same time, did a tide of scientific thought, materialism and positivistic method, which are an inspiration to the naturalism, also happe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uralism literature are bellowing: the first, an idea of evolutoinary history, e. g, the “Feng Yang trees” folk story series by Su Tong; the folk story and the story based on heredity by Wang Anyi. The second, an idea of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e. g, the “love story” series by Wang Anyi, which convey humanity with an odour of tragedy and comedy as well as naturalism determinism; the “miner workers” series by Liu Heng, which hero es are the miners with eccentricity and obscurity. The third, the populace writings, which echo to the tides of materialism and industrialism as well as democracy, and are prized by all the naturalists of China. Whi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thesis, metho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used.

While in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s and the styles, the author finds some shapers of the naturalism of China. The shapers are bellowing: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especially the short story tradition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naturalism. On one hand, the naturalism is rooted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radi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s shaped by the western naturalism, which is accomplished in grand narrations, especially, the long novel. So, a "middle-lengthed" appears in the Chinese naturalism.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guages of the naturalism are also indicated in the conclusion.

引 言

说到自然主义文学，它通常是指十九世纪法国以左拉为代表的那股文学思潮和流派。从理论意义上，也仅仅从理论意义上而言，相对于这个中心和渊源，世界各国自然主义文学是边缘和支流。现代中国有没有自然主义文学，这应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在什么时代、在哪些作家身上、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式的自然主义文学。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自然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所占的分量和比重以及其性质、形态、原因、意义等。换句话说，如何对中国式自然主义文学在理论意义上的“边缘性”和“支流性”做出描述和分析，这便是问题所在。为了既使这种“边缘性”和“支流性”与中心和渊源在大体系上统一，又不至于使两者混淆，我们暂时选取一个抽象的概念来界定中国式自然主义文学，以方便论述。这里，我们把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那种自然主义文学姑且命名为“本土自然主义”，或“中国自然主义”等，以区别于上述约定俗成的自然主义文学概念。

二十世纪无疑是自然主义西源之东渐的关键世纪。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茅盾等五四文化先驱出于针砭时弊的功利目的而在技术层次上引进了欧美自然主义的概念。既是引进，很可



能就存在着一个“水土不服”问题；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当时，自然主义就曾被曲解为“宿命”、“兽性”等。对此，周作人在致茅盾的一封通信中曾这样说：“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①于是，茅盾“一分为二”地借鉴自然主义，他说：“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②

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尚不具备接受自然主义文学的时代历史条件；其实，整个民国时代都如此。风雨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天翻地覆。到了八十年代，上述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此时，自然主义文学已经站到了时代巨人之肩。本书的核心论述对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的、主要由一批八十年代的中青年作家参与创作的、其创作方法整体上倾向于写实主义的那股文学创作潮流。上述命名因而也主要是指它们而言的。值得指出的是，在自然主义思想之外，也有古典自然哲学思想，例如古希腊的原子论者、中国的道家学派等。在前科学时代^③，

① 《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206页。

② 《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206页。

③ 这里，“前科学时代”的概念，主要以十九世纪这个科学大发展的世纪为坐标，前科学时代指十九世纪之前的历史。科学时代指十九世纪以及其后的时代。这样划分的主要依据是W. C. 丹皮尔的科学史思想。另外，还参考了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比如，在生理医学上，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学派在十九世纪的产生实际上宣告了医学的科学（实验）时代的到来；相对而言，经验医学被推向边缘。再如，在文学上，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就建立在十九世纪科学之上，它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放逐”到了过去时代，并预言将来的时代是实验小说、实验戏剧甚至是实验诗歌的时代（左拉：《实验小说论》，参见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467、475、477、479、492、497页。

严格地说只存在自在的自然主义文学，并不存在自为的自然主义文学，后者成熟于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得到大发展的十九世纪。这里，如果不是特别指出，则自然主义文学思想不包括古典自然主义的概念。

目 录

序	1
Abstracts	1
引 言	1
第一章 自然主义文学原理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1
1.1 十九世纪科学与自然主义文学	1
1.2 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写实主义主潮的形成	10
第二章 当代文学体系中的科学因素、唯物主义和 实证性方法（上）	16
2.1 侦探小说与科幻文学	17
2.2 报告文学大潮的实证性方法论	20
2.3 文艺理论科学热	24
第三章 当代文学体系中的科学因素、唯物主义和 实证性方法（下）	29
3.1 语言的实证性立场：当代自然主义文学的先声	29

3.2	王蒙、张贤亮小说中的机械论唯物主义： 连接自然主义文学的桥梁	40
第四章	自然主义文学的黄金期	52
4.1	“文革”后自然主义系列文本的产生	53
4.2	“文革”后青年作家自然主义小说共性举要	61
第五章	自然主义文学（上）——文学的自然历史观念	68
5.1	王安忆小说中的“家族自然史”	72
5.2	苏童、莫言小说中的“天工”与“人工”	88
5.3	刘震云小说中的“自然历史”	107
第六章	自然主义文学（中）——文学的生理心理观念	123
6.1	王安忆小说：爱欲中的两性	127
6.2	刘恒小说：变态的人生	152
第七章	自然主义文学（下）——平民文学	163
7.1	王安忆：“实业”与民生	170
7.2	池莉：“形而上”的时代性放逐与复归	181
第八章	“文革”后自然主义文学的文体和语言	195
8.1	“文革”后自然主义小说的“中篇化”	195
8.2	短篇小说的文体和长篇小说的意识	201
8.3	刘恒、苏童、莫言的雅俗语言	207

8.4 王安忆、池莉、刘震云等的流俗语言	215
结 语	225
主要参考文献	230
附 录 “文革”后七位青年作家自然主义小说之语料库 ...	249
刘恒语料库（一）	249
刘恒语料库（二）	254
苏童语料库	256
莫言语料库	273
王安忆语料库	282
池莉语料库	289
刘震云语料库	291
余华语料库	293
后 记	296

Contents

Preface	1
Abstracts	1
Foreword	1
Chapter One The concept of the Naturalism and Its Spread in China	1
1.1 Science and Litera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1
1.2 The Spread of the Naturalism in China and the Main Stream of the Realism	10
Chapter Two Science, Materialism and the Method of Positivism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I)	16
2.1 The Detective Story and the Science Fiction	17
2.2 The Tide of the Reportage	20
2.3 The “Science” Gene in the 1980s’ Literature Theory in China	24